

# 基于人、社会与自然界关系性剖析的 马克思主义实践自然观解读

孟 飞\*, 冯明宇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将自然界置于人的现实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中,批判性地考察了以往的哲学自然观成果,以唯物主义的能动性方式将现实的自然界理解为人类实践的造物。实践的观点是使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自然观有别于以往自然观的核心特征,由于将实践引入唯物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使人类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人类史与自然史在实践基础上得到了和谐统一。放眼当下,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总观点,对我们驳斥以激进生态中心主义思潮为代表的西方各色错误生态思潮、树立人们对自然的敬畏观念、加快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亦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实践基础;生态文明观

**中图分类号:**N9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08(2023)01-0001-06

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自然观的一个通病是它们的抽象性,其症结在于不懂得自然界不是由某种超然物外的实体或神明决定的,人与自然也并非无涉的两种范畴,而是受人类生产实践的历史性发展所影响。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哲学家那里,或是被纳入伦理、精神活动的范围之内,或是在卑陋的生产活动的意义上与神圣的理论活动相对立,传统哲学家对实践的错误看法以及“还原论”“范畴论”的抽象方法无疑会使哲学脱离现实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指出他们发动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sup>[1]527</sup>所以,要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必然要诉诸一种实践的、“感性活动”的、社会历史的方式。实践概念以一种缩影的方式体现了主体能动性、自然规律性与社会历史性的统一,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能够实现新唯物主义自然观革命的深刻原因。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的物质生活极大丰裕,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无节制地改造自然的活动

也使人与自然的张力问题在现代社会愈演愈烈。这不断提示我们:唯有回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真实语境中,全面、正确地把握生态与文明的关系,方能在与西方激进思潮的理论激荡之间,完成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中的理论彰显和对全球生态难题的实践解答。

## 1 实践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整体性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要真正进行对传统的批判、挑战与叛逆,必须建立在对它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熟稔的思想资源汗牛充栋,因此,他们才可以对传统哲学的自然观做出根本性的颠覆。马克思撬动传统哲学自然观之存身基础的杠杆是他对自然界所诉诸的人的“感性活动”的理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sup>[1]499</sup>这一全称判断,既是马克思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批判性审视,更是马克思与传统哲学决裂的哲学宣言以及解读马克思

收稿日期:2021-0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奥地利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0BKS167);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19CKS001)

作者简介:孟 飞,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主义自然观的根本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整体性把握大致可以从物质本体自然观、实践人化自然观、社会历史自然观、生态价值自然观<sup>[2]</sup>几个方面入手,而实践的原则贯穿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各维度之中并使得它们得以形成一个互通的系统理论,所以要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做出总体性的把握,深层次地理解其与实践的关系是一个前提步骤。

(1)物质本体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定地捍卫着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优先地位。恩格斯指出:唯一现实的是“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sup>[3]281</sup>。这一物质世界的最基础部分无疑是自然界,人类本身及其社会物质生活的存在,都是在对自然法则的了解与利用的基础上去变革自然事物的结果,如果没有一个作为对象的自然界的存在,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基础上进行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如何发生呢?“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sup>[1]158</sup>。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理路中,自然界不仅是物质性的,而且是具有能动性的,自然科学对生物性生命演变过程的深入考察,亦证明自然界并不是不变不动的一潭死水,而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sup>[4]23</sup>。

(2)实践人化自然观。只有物质能够进行能量、质料的消耗与变换,因而在本原或“是”的意义上具备存在资格的唯有物质、对能动性的根源进行追溯的最终答案也只能是物质。物质具有能动性,但它不从起始便具备意向性,事实上,只有人类既是能够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物质实体,又是能思维、从事目的性活动的精神主体。实践活动一方面使人的这种独特质性由以彰显,另一方面不断地推动其两级的交汇、融合:于客体极,曾自然而然地存在的“自在自然”日益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被认知、探索、设计、变革,并不断被转化成作为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人化自然”;于主体极,人类内在的感性的、理性的、意志的东西,在不断地与自然界外部的客观的、物质的、规律的东西的作用中,实现了持续的沟通、变换、创造与超越。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是改造自然的一系列活动创造了人本身,而通过人类活动(如工业)形成的人化自然,方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3)社会历史自然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无非是人的有预期、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的活動。黑格尔将历史视为绝对理念自我否定的过程,认为抽

象的、空虚的绝对理念想要成为真正自在自为的实体,就必须在抽象的精神活动中扬弃它所设立的具体的、现实的自然界的“异在”——“它是内在的、构成自然根据的理念里产生出来的”<sup>[5]28</sup>。历史的真实内容在黑格尔那里无非是抽象的理念不断扬弃给定性并成就自身的过程。费尔巴哈不满于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诉诸感性的直观,这是一种进步,但仅以感性的直观批判黑格尔派抽象、神圣、至上的绝对理念,这又是不够的。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这种被动的观点虽然可以达到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理解,但如果不能把个体与社会联系起来,就永远无法解读市民社会所具有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在生产中、在交往中、在生活中所展现的社会共通性、社会制约性、社会不断演变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自然观从实践高度去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将社会历史发展看作是人化的世界不断自然化,自然的世界又不断人化的动态过程。

(4)生态价值自然观。马克思主义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与“人类—社会—自然”高度和谐为前提与特征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合乎人类生态文明进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类文明程度越高,便愈能够有意识地规避自身行为对自然的伤害,从而也就有效地规避对人类文明自身的伤害。这种看法的合法性基础在于,无论人类文明对自然的介入达到何种程度或怎样规模,它也无法改变人是由“自身的自然”与“他身外的自然”<sup>[6]208</sup>共同构成的存在这一事实,人的“自身的自然”体现着人的有机生命的实质,而“他身外的自然”则是孕育和哺育了这一有机生命的无机母体。所以,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未来社会是将人的价值性和自然的价值性结合起来审视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之和和谐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

综上所述,实践或唯物主义的能动性原则是支架起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整体性框架的逻辑基点,人类与自然、人与他者、社会与自然及其各自历史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实质内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建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在“人—自然—社会”的系统关联中、在现实自然和人的感性创造的张力中探讨实践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

## 2 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的基础性地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人在生存过程中实际

地改造自然物、与自然界发生物质交换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人类社会,自然界是人类及其社会奠基与发展的客观基础,而自然也在人类及其社会的影响下出现人化、社会化的性质,由于有了人类社会的参与,地球自然总的量变过程出现阶段的、局部的质变——被纳入地球自然总量变过程的人类史。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上与现代系统论的观点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并通过强调人的实践是将天然自然与作为人类活动对象的人化自然加以区分与统一起来的原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跳脱出形而上学自然观框架去理解人与自然间相互依存关系的新思路<sup>[7]</sup>。在以实践为基本坐标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人类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人类史与自然史形成了三维耦合的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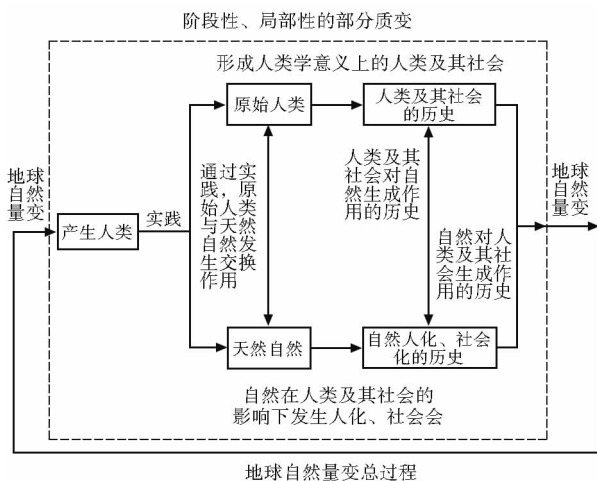


图1 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的基础性地位

(1)实践是人类与自然双向互动的基础。唯物主义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根本特征<sup>[8]6</sup>,人本学的自然界并非先验的存在,而是能够在人的活动中以“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sup>[1]519</sup>。“经验”特指有意识的人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唯有人才同自然界发生由生物必然性所确定的新陈代谢关系,实际上,人与其他生物具有发生学上的同根同源性。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认为人类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由其肉体组织所决定的本能欲求需依靠自然界的物质给养来满足。就此而言,人既要像动植物一样从自然界中获得物质养料延续有机体的存续,也需服从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的限制与支配,根据节气变换、斗转星移调节生产、生活。在认为人直接地是生物学上的自然存在物的同时,马克思强调人更是有别于一般动物的“人的自然存在物”<sup>[1]211</sup>,两者的差别集中地体现在他们需求满足的方式和生命

活动的存在样态上。

人类既是自然的、受动性的存在,更是实践的、主体性的存在。动物至多只能按照它所从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无意识地适应自然界,而人类既能按照一切物种的尺度、又同时按照自己的理性、意向、审美趣味生产出人工产品来满足需要,这又意味着人类是一种既能够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还能运用自然规律来服务于满足自身目的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sup>[9]</sup>。实践是表征人类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生物性与社会性以及人类行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的人的直接存在形式,在实践过程中,人不仅使自身现实的二重化,而且使自身所处的现实二重化,令之前纯然的自在自然不断转化为被人类本质力量所中介的人化自然。

人化自然,从静态的角度看是指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转化为社会物质生产条件的那部分自然界;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指人类不断通过实践将自然界纳入社会生活领域、包含“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两方面的动态过程。“自然的人化”是指人类按照自己的目的、要求和需要,通过劳动实践利用工具改造自然物的原初形态和结构,创造出自然界原本没有的人工产品,通过自身体能和智能的凝积与沉淀使自然“人化”的过程;“人的自然化”是指,人在使自身本质力量转化为对象物的同时,必须通过消费一部分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物来维持有机体的存在与正常运转,令自然物脱离物的外观而渗透、转化为人类的生命要素或本质力量的一部分的过程。所以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与内核是实践关系,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历史地生成与发展的“人化自然”是现实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没有在人類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也就失却了形成的前提。

(2)实践是社会与自然协同进步的基础。一方面,人类社会是基于自然的、执行人类与自然物质交换功能的系统形式,它存在于自然之中,受自然界的滋养,人类社会的活动始终受限于自然规律,这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性的表现;另一方面,在人与自然发生交换作用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也相互作用,形成社会关系以及整个人类社会,人类也只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中才能够从事改造自然的实践并取得实际效果。就此而言,人类社会与自然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统一。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自然与社会具有共时态的同构关系,实践是人类对象化自身本质力量的

活动方式,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成的基础——“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sup>[1]575</sup>。一方面,生产力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中生发的物质力量,它既表征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限度,又体现着人类本质力量的不断升华。原因在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具有至上性的人类本质力量,因而其发展趋势是无止境的,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即是主体对象化自身本质力量的“自主活动”的总结,人的“自主活动”即是对生产力的能动的、动态的表达。另一方面,劳动实践并不是个体去面对自然的的活动,而是社会的人去变革自然的事业,所以人们彼此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结成物质生产关系,后者又决定了包括政治关系、宗教关系等在内的社会交往形式的基本面貌。这种社会交往形式并非与人无涉,而是与人的个性、生存需要相适应的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所以随着人类实践水平的发展,旧有的生产关系以及交往形式也将为更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满足人的需要的生产关系及交往形式所替代,在更适合其“自主活动”的条件下,人类又进一步改造自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与自然“不断地相互渗透和互动,形成一种循环的、相互影响的关系。自然以及对自然的影响改变着人类社会,后者又同时改变着自然,被改变了的自然又进一步影响人类社会,以此类推”<sup>[10]107-108</sup>。自然与社会之所以是一个协同进化的过程,正是由于二者始终是在人的“自主活动”基础上、在“人一自然—社会”的三维镜像中呈现的。

人类及其社会都是扎根于自然、存在于自然的,那么,社会与自然的协同进步,归根结底是在自然之内的进步。虽然人类社会具有属人性、社会性,其发展过程亦显现出与自然整体不同的局部的、独特的发展规律,但自然性无疑是人类社会更为基础的方面,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过程也唯有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展开。然而,这决不是对人类、人类社会和社会规律的贬低和否定,而是要指明,不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能忘记自然之根,它总是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自然界相勾连,对后者的损害最后只会反噬社会自身。

(3)实践是人类史与自然史辩证统一的基础。如果地球上没有人类及其社会,自然史只会是一部自然演进的自组织机制进化的历史,而人类一经产生,便在生存过程通过改造自然的实践与自然发生必然的交换作用,进而产生人类社会。此时,自然的

总体量变过程就出现了局部性、阶段性的质变,即人类对自然生成作用的历史和自然对人类生成作用的历史相交织的过程。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践从其开端就是社会历史性的活动,在人的社会历史实践中生成的人化自然无疑也具有“社会—历史”性质<sup>[11]Introduction 15</sup>。但值得一提的是,在人化、社会化的自然产生之前,还存在一个与其无涉的地球自然本身的演变史,这已被科学所证实,人化自然始终只是地球自然在人类产生后、在人类实践中“向人生成”的那一部分,人类社会和人化、社会化的自然在形成中和产生后的历史,都是被纳入了地球自然本身演变史的过程,如果将自然完全归为一个社会范畴,只会湮灭天然自然的存在及其第一性,进而威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唯物主义前提。

人类史、社会史是存在于总的自然史过程中的“区间”。人类史、社会史都从属于自然史,自然的历史同时囊括自然界本身的演化史与人类在实践中将自然界的面貌、结构按照自己目的来摆置的人类史与社会史,后者无非是历时态的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sup>[12]</sup>,人类及其社会历史的生成与发展都是人类在顺应自然规律并与自然不断进行物质变换为基础的。二者的辩证关系可以归结为:自然界作为社会历史的结果(人化自然),它首先是社会历史的前提(自在自然);自然界只有作为社会历史的前提(自在自然),它才能成为社会历史的结果(人化自然)。首先,历史是自然的历史,社会也好,它的历史也罢,其展开与延续都以顺应自然规律和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为前提,社会历史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其次,自然是历史变化、发展着的自然,归根到底,它们是包含了共时态分析的对“人一自然—社会”关系做出的历时态解释;最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既肯定人类史对自然史的根本依赖关系,又强调自然规律的因果性在人类实践中被人把握到并服务于其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历史活动,从而精确地揭示出自然史与人类史前后相继、相互交织的辩证统一关系。

### 3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构建现时代生态文明观的多重启示

在哲学观念由“以神为尊”到“以人为本”的变换中,人对自然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亦经历了从崇拜、敬畏自然到控制、支配自然的转变。人类实践能力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革新构成这一转变的现实基础,而现实生活中被理性主义所裹挟的科技发展则

使这一转变得空前加速。理性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的主体性找寻到存在之根,但遗憾的是,自然之与建立在主客二元式宇宙观上的理性主义,只具有控制论和工具论的意义,这种理性只是排斥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后,对工具理性的“确权”过程变成对自然的“祛魅”过程,并进一步导致了人对自然敬畏观念的空场,生态灾难日渐成为侵扰全人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当前,生态环境困境对人的在世生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资本主义自然观当然不能也无法继续参与这一问题的解决。想要缓解这一危机,势必要澄明人类与自然的本真关系,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前文已经作出判断,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向我们指明:自然具有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先在性与自主运作性;由自然界和人类机体的物质本性决定,人类及其社会与自然具有形成有机整体的必然性;人类及其社会是地球自然总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局部性的部分质变,从属于地球自然史;人类及其社会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存在限度,一旦逾越人类与自然总体稳定关系的关节点,便会造成对其自身的抵牾。基于前述几点,若想维护人的存身之基,必须稳健地推动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步伐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人类所从事的探索、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既需要通过加工自然产品来丰裕社会生活,又要考虑到自然本身的承受力,积极地建设、维护自然,将自然的改造与自然的维护、自然服务社会和社会服务自然结合起来。在当代,这要求我们在探索自然中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总观点,超越激进生态中心主义观点,对西方形形色色的绿色思潮保持清醒头脑,树立人们对自然的敬畏观念,加快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1)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总观点,有助于超越与人类中心主义同样片面的以激进生态中心主义为代表的各色生态思潮。“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的地位推至无以复加的高度,并遮蔽自然界的价值,而在人们逐步将之破除后,激进生态中心主义在西方甚嚣尘上。实际上,二者都是将人类与自然割裂开来看问题:一方面,激进生态中心主义忽视乃至遮蔽了人类于自然的主体性、能动性,见自然而无视人,必然导致人学空场的“荒野自然观”;另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忽视乃至遮蔽了自然之与人的第一性、生物前提性和自主运作性,见人而无视自然,必然招致自然灾难。这两种思路的最终归宿只

会是“无文明的生态”或“无生态的文明”。此外,“浅绿”与“红绿”两种生态思潮在西方国家亦占有一席之地。前者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为征服论自然观做辩护和修正,认为生态危机源于人口激增所导致的能耗骤升、对生态有急剧影响的技术的滥用以及自然资源的非市场化导致的资源的无谓耗费;而后者将生态危机根源或是归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勾连的现代性价值体系,或是归于资本逻辑的全球化。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均将社会转型动力归于主体的自我觉醒。所以,这两种观点虽有可取之处,但因脱离客观的生产力水平去宣扬主体生命观、价值观、消费观、幸福观等,为其所希冀的解放之路注定难寻。因此,我们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到自然与人类、生态与文明的辩证法,始终与以激进生态中心主义为首的西方形形色色的错误绿色思潮保持批判性的距离。

(2)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总观点,有助于树立人们对自然的敬畏观念。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指明,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当理性地“有所为有所不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同在共生;人类若是胡作非为以至肆意妄为,则只会招致自然界的无情的惩罚。鉴于此,人类理应树立起对自然的敬畏伦理和禁忌观念<sup>[13]</sup>,实现自然世界的“复魅”。恩格斯指明:“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sup>[4]560</sup>人类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是人类生命之根、生命之源,这亦是人类应对自然怀有敬畏的充分理由。现代生态学研究亦表明,存在于大自然链条中的物种无不占据一定空间、发挥一定功能,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并一道构成完整的地球生态系统。就是说,地球自然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每一物种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位”。人类是世界上有一无二的主体性存在,所以人类若想守好自己的“生态位”,不单要有特定的生存空间和活动禁区,而且要适当地向自然“妥协”,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发展方式与合理的伦理观、价值观、生命观,与其他生物部落保持良性、可持续的交换作用和动态平衡关系。人类脱胎于自然,其活动不可逆自然规律而动,正由于此,遵循自然规律来安排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用敬畏伦理和禁忌观念指导人类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伦理启示。

(3)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总观点,有助于进一步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sup>[14]</sup>哲学社会科学若想大有作为,就必须立足于适应当代中国国情与发展实践的要求。实践是理论形成的现实根源,也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源。当代中国发展实践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意味着我们对指导、引领实践的理论创新有着巨大且迫切的需求。立足国情与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观既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要一环,也是建设和发展生态文明的、推进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国化、时代化乃至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修课。新形势下,习近平分别就生态自然观、生态发展观、系统自然观、生态正义观、生态审美观等维度,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山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美丽中国”等一系列新观点。不难发现,这是与西方的激进生态中心主义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当代注解和新的增长极,同时,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也为加快构筑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观提供重要参照系。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出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具有的高度,又具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与自然良性循环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合理性。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观的总观点,才能在实践上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进行和良性发展,塑造绿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方式,逐步实现“美丽中国”。

## 结语与展望

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绝不能做单向度的解读,而需从物质本体自然观、实践人化自然观、社会历史自然观、生态价值自然观的系统视角对之进行整体性把握。实践的原则既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各维度中充当中心角色,又实现了各维度之间的串联与耦合,构成密不透风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科学体系。深层次地把握实践在人类—社会与自然、人类史与自然史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是全面、精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一把“钥匙”。中国共产党

坚持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致力“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并根据国情走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sup>[15]</sup>,在生态危机频繁爆发、绿色思潮多元激荡的背景下不断探索具有马克思主义底色与中国特色的新范式的生态文明观。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才能使生态危机的解决找到具备可能性与可操作性的合理方案。同时,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已进入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较为不同,并将在较长时期与社会主义共存的现实境况中,未来怎样坚持推动与实现真正意义的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亦是值得深掘的现实议题。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毛华兵,闫聪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发展[J]. 学习与实践,2020(7):5-12.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黑格尔. 自然哲学[M]. 梁志学,薛华,钱广华,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张贝丽,薛勇民. 论岩佐茂的人与自然共生思想:基于现代系统理论与方法的探析[J]. 系统科学学报,2020,28(2):34-38.
- [8] FOSTER J B.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 [9] 孙正聿. 个性化的类本性:高清海“类哲学”的内涵逻辑[J]. 社会科学战线,2019(7):18-27.
- [10] PEPPER 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M]. London: Routledge, 1993.
- [11] SCHMIT A.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M]. London: NLB, 1971.
- [12] 林剑. 论人的实践活动与社会历史规律生成之关系[J]. 学术研究,2015(3):1-8.
- [13] 江畅. 重建人类禁忌观念[J]. 道德与文明,2020(3):37-41.
- [14]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5] 邵光学. 系统把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J]. 系统科学学报,2019,27(4):70-76.

(下转第49页)

- [12] HOLTORF C. Radical constructivism; knowledge beyond epistemology[J]. Budenkova V E, trans. Tomsk State University Bulletin, 2009, 329: 77-80.
- [13] 麻彦坤. 后现代认识论与治疗心理学的实践认识论[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6): 37-40.
- [14] 唐斌. 论 STS 教育的后现代意蕴[J]. 教育研究, 2002(5): 73-76.
- [15] 苗岩. 职业教育的技术嵌入: 原则、异化与校正[J]. 职教论坛, 2019(8): 150-153.
- [16] 阿瑟. 复杂经济学: 经济思想的新框架[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 [17] 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M]. 张明德, 夏遇南, 彭刚, 译.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8.
- [18] 波恩, 埃里克森. 整体情境教学理论 培养适应新经济的人才[J]. 代树兰, 李晓军, 译. 上海电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1): 47-51.
- [19] 李培根. 工科何以而新[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4): 1-4.

## Cross-integration Strategy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New Economy and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struction

ZHAO Yun-ping

(The STS Research Center,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struction is a strategic action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change. Its essence is the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form,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we abandon the dual thinking of subject and object,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subjects, and delineate the evolution mirror of systematic and open engineering education paradig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text and meaning boundary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adaptation and learning of the non-linear subject of "university-industry". In conformity with the complete and continuous accidental process in social interaction, synergistic behavior is generated, and the modern engineering education system is reconstructed by the way of union, which includes the systematic reform of elements in the spatial social network of multi-domains, multi-domains and multi-actors. The cross-integration methodology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form is put forward to guide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regularity series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struction; cross-integration;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上接第 6 页)

##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ractice in the View of Natu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uman, Society and Nature

MENG fei\*, FENG Ming-yu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put the natural world in human reality and practically critical activities, critically examined the results of past philosophical views of nature, and understood the realistic natural world as a creation of human practice in a materialistic way. The viewpoint of practice is the core feature that differentiates the new Marxist materialistic view of nature from the previous view of nature.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practice into the materialistic view of nature, the classic Marxist writers brought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mankind and nature, society and nature, human history and natural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In the present, adhering to and applying the general viewpoint of Marxist view of nature also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refute all kinds of Western wrong ecological thoughts represented by radical Ecocentrism, establish people's concept of reverence for nature, an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arxism; view of nature; practical basi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view